



# 少契印象

◆黃瑞榮執事（卸任）

1981-1983

高二的時候我來到來和平。那時我就讀師大附中，愛光姐是我的音樂老師，班上有不少人因為愛光

老師的邀約來到和平，在同學的慇懃下，我也來看看。記得第一次來和平，覺得這個教會很「隱密」，不只是在不起眼的巷子裡，要到少契還得通過一段暗暗的窄巷。那個時候，少契聚會的兒主教室是木窗，前面還有一個小講台，而且我印象中還沒有放鋼琴，而是風琴。我的第一次聚會是發福音單張。想來覺得很好笑，當時我對這個信仰完全沒有概



念，在唱過幾首詩歌之後，就跟著我的組別上街頭發福音單張，逢人便說：「耶穌愛你，歡迎你到和平教會。」

回想當時，印象蠻深的是練詩時間，黃懿德姐可愛的帶領。也想起當時帶我來和平的附中同學張昭平，後來上了大學，他反而沒有繼續到教會了，到現在我仍覺得遺憾。幾年前還住新店時，某個禮拜六，我外出買早餐，竟在路上與他巧遇。可惜太過匆忙，僅留了電話給他，希望他回電話聊聊，幾個年頭過去，竟沒有再聯絡。想來福音真是如此迫在眉睫，想待會繼續聊，便是幾年不見了。

1991-2000

大學四年在和平青契，然後服兵役，退伍。工作一年多時，許哥（信裕長老）在某主日—我記得是1991年3月—問我要不要到少契做輔導。可是我不知道輔導要做什麼？許哥答：禮拜六晚上有空的話先來再說。就這樣，我在少契服事了9年。蕭哥（亦裕執事）曾是我少契時的輔導，也在一開始成了我的同工；輔導的行列還陸續有過愷鏘長老、郁文（信燦執事的姊姊）、瑞玲、靜雯、亞德（印象中應該有）、錫恩、文瑛、鍾山...。

我們的聚會方式大致上延續著領詩、講台、報告、分家的架構。有一段時期，曾有穩定的會前禱告會，會友們提早二十分鐘來到團契，安靜地坐在座位上，偶爾會有人出聲帶領禱告。也記得有一段時期，在會前禱告會之前是查經，輔導會先準備好讀經的資料，而認真的契友已經讀完當週的進度，並且帶著問題來準備更深入的討論。印象中有段時期，週間晚上常會接到契友的電話，因為他們在讀經時讀到不懂的地方。很懷念那段時間，因為彼此的激勵，輔導們也自然而然有穩定的讀經與靈修。禮拜六白

天，常常是我在書房裡攤開查經資料、各版本的聖經、聖經字典（那時候還沒有網際網路），準備晚上少契的查經或講道。有段時期還有錄音，讓沒有來的契友可以借回去聽，可惜那時候是用錄音帶，不容易保存，也不知道收藏到教會哪個角落，或者是丟掉了吧。現在再拿起當時準備的手稿，會訝異當時的少契契友真的聽得懂嗎？因為有些題目還蠻深、內容還蠻難的，可是契友對聖經、神學的渴慕仍讓我難忘。還有一段時期，有固定的輔導禱告會，少契輔導之間是一個很密切的小組，甚至有段時間與青



洗禮紀念，左起蔡育芬、張博瑞、黃瑞榮、張志仁、蕭亦裕、王鍾山



契輔導一起有輔導造就，印象中是一起讀《成功的輔導》，並且由輔導們提出個案來討論，並以禱告支撐所有的服事。記得琇貴姐也在我們當中，依稀記得有一次輔導聚會時，她分享哈列斯比的禱告：禱告是把心、把生命向神打開，當時的感動至今猶存。

想到一些契友的臉孔，有人曾經在國一時調皮可愛（當時的感覺可能不是可愛），後來漸漸認真，學習與人相處，並帶領班上不受歡迎的同學來少契，現在已經成為帶著信仰熱誠的醫生了。

也想起一位姐妹曾在團契擔任靈修，畢業後不太順利，後來陷入不愉快的男女關係，嫁給了當時她不是很喜歡的對象。而男方偏執的特質與他在家長子的地位，讓這位姊妹無法自由地與外界聯絡，幾年前最後一次會面時，她借了幾本書回去：《生活在愛中的秘訣》、《上帝之城》。後來她託人到教會還書，聯繫著她的僅有或者說還一直有，禱告。

印象中還有火鍋愛餐，幾乎每次都會跳電。我們只好牽了一條長長的延長線，接到禮拜堂。還有每年聖誕節



少年團契年終火鍋聚餐

的交換禮物，每個人有三次的機會可以交換別人手上的禮物。記得有一次，郁文姐準備的禮物是養了魚的魚缸，在交換幾次以後已經濕透包裝紙了。還記得一次福音茶會，我在短講之後禱告時，微微張開眼睛，看到許多契友泛著淚水、卻滿是笑容、令人永遠難忘的美麗臉孔。

觀察契友從小六畢業到上大學之後的改變，是會有很多感觸的。而在其中，我自己也在改變。生命與生命的相遇，不僅是一個過程，也是許多的詩歌與畫作。而輔導的服事讓我知道：我們無法為每一個人的生命樂章填寫歌詞，但是或許我們可以讓他記得神的旋律；我們無法為每一個人的生命圖畫訂下標題，但是或許我們可以讓他記得神的色彩。或許在時候滿足的時候，神的旋律自會引導出讚美的詩歌，神的色彩自會創作出充滿生命活力的畫作。⊕